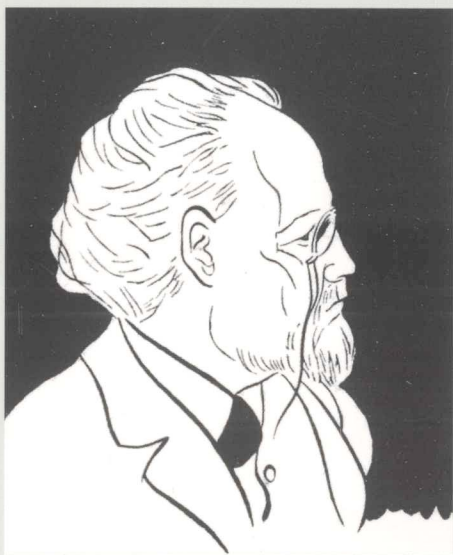


左拉小说集



(法) 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娜蕙·米枯伦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013065959

I565.44
164

左拉小说集

娜蕙·米枯伦

(法) 左 拉 著

毕修勺 译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北航

C1674259

I565.44

1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蕙·米枯伦 / (法)左拉(Zola, E.)著;毕修勺
译.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7
(左拉小说集)

ISBN 978-7-5452-1383-6

I. ①娜… II. ①左… ②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
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276 号

策 划 李炳刚
责任编辑 郑 梅
封面设计 颜 英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娜蕙·米枯伦
著 者 (法)左拉
译 者 毕修勺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网 址 www.shp.cn
锦绣书园 shjxwz.taobao.com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787×1092 mm 1/32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383-6/J.843
定 价 3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477080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北航

C1674259

目 录

娜蕙·米枯伦	1
南丹	50
南松夫人	98
卓卜尔先生的贝肉	147
贾克·戴慕尔	202
新版后记	259

娜蕙·米枯伦

果子成熟的季节，一个皮肤棕色、黑发散乱的女孩子，每月到哀克斯的一个律师——罗斯丹先生家里来，手上费力地提着一大篮杏子或桃子。她留在宽大的进口走廊上，得到通知的全家人都走下楼来迎接她。

“啊！是你，娜蕙，”律师说，“你把果子送给我们。好，你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子。……米枯伦老爹呢？他好吗？”

“好，先生。”女孩子回答，露出她的两排白齿。

于是罗斯丹太太命她进入厨房，问她橄榄树、胡桃树和葡萄树的情形。最大的事情是要知道海岸的一角，罗斯丹拥有的“布朗卡特”产业，且由米枯伦一家耕种的伊

斯塔克是否下过雨。那里其实只有数十棵胡桃树和橄榄树，然而雨的问题在这种干旱的地方，还是顶重要的。

“下过几滴，”娜蕙说，“葡萄正需要水呢！”

待她报告过消息之后，她就吃一块面包和少许剩余的牛肉；她重新动身，搭着每半月到哀克斯一次的一个屠夫的小车，回到伊斯塔克去。她时常带来海货，一只大海虾，或一条鲜美的海鱼，因为米枯伦老爹下海捕鱼的时间，其实是多于从事耕种的。她若在暑假期间来，律师的儿子弗雷岱列克便一跃走进厨房，向她报告他的一家人不久就要到“布朗卡特”去避暑，命她准备他的鱼网和钓线。他以“你”称呼她，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和她一起玩耍。自从十二岁以后，为着表示尊敬，她才称他为“弗雷岱列克先生”。米枯伦老爹每次听她用“你”和他主人的儿子说话时，总重重地给她一个巴掌。但是这无法阻止这两个孩子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不要忘记修补鱼网。”中学生重复说。

“不要怕，弗雷岱列克先生，您尽管来吧。”娜蕙回答。

罗斯丹先生很有钱。他以贱价买得中学路上一幢很大

的公馆。在十七世纪最后数年建成的“高龙”大宅，正面有着十二个窗户，其中的房间足以容纳很多人口。他们一家，连两个老的女仆都计算在内，仅有五人，所以他们住在这么多宽敞的房间中，好像遗失在空屋里一样，非常寂寞。律师夫妇只住二楼。楼下和三楼，贴出招租，经过十年，找不到房客。所以他就决定关闭门户，把公馆的三分之二让给蜘蛛。空洞洞与有回响的房子，只要进口走廊里发生些微的声音，便会有大教堂似的反应，走廊很宽阔，有宽大的楼梯，人们简直可以在这里建造一座近代的房屋。

在买到之后的第二天，罗斯丹先生即用一层板壁，把十二公尺长，八公尺宽，由六个窗户照亮的大客厅，分成两间。一间作为他的私人办公室，另一间让他的书记们使用。二楼另外还有四间大房子，最小的一间也有七公尺长，五公尺宽。罗斯丹太太，弗雷岱列克和两个老女仆住着像小教堂那么高的房间。律师为用餐比较便利起见，只好把原来是女子梳妆室的一间，改做厨房；从前，利用楼下厨房的时候，菜盘经过寒湿的走廊和楼梯，小菜差不多完全冷了。最糟糕的是这些过大的房子，只有最简略的摆

设。在办公室中，一堂绿色的旧家具衬着荷兰的乌得勒支绒，中间有一把长的“沙发”，八把帝国式的、由暗色硬木制成的靠手椅；一张也是帝国时代的三脚独柱小圆桌，在这宽敞的房间中央，简直像孩子们的玩具；壁炉上面，只有一个近代大理石的丑陋座钟，放在两只花瓶中间；漆着红色被擦过的地板，映出粗劣的反光。卧室的器具则更少。从这里可以感到南方的家庭——就是最富的也一样——在这太阳般的幸福之地，过着野外的生活，对于屋内的安适和奢侈，是采取何等轻蔑的态度。罗斯丹一家，对于这些大房间所引起的忧郁和死也似的沉寂，以及缺乏家具所带来的像破产般的凄凉，一定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然而律师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的父亲把哀克斯最好的一个事务所留给他。他努力藉稀有的活动，在这懒散的区域，增加他的主顾。他身材小，性好动，长着一副黄鼠狼似的狡猾面孔，他专心于自己事务所的职务，尤其关注自己的财产，这几乎占去他全部的时间，他连一份报纸都不看，他把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俱乐部中。相反，他的夫人则被视为本城聪明杰出的女子之一。她生于维尔蓬纳，这给她以高贵的光环，虽然她所嫁的丈夫配不上她的

门第。但是她显露出那样过分的严肃主义，她怀着那样狭隘固执的心情，实行她的宗教义务，使她在自己所过的拘谨生活中，简直像失掉了生气的枯木。

而他们的儿子弗雷岱列克，则在这位非常忙碌的父亲和这位极端严肃的母亲中间，长大起来。在中学的几年，他是出名的懒学生，他在母亲面前战栗，可是他那样地厌恶工作，他晚上在客厅中，总是鼻子向着他的书本，精神昏乱地呆上几个小时，而不读一行文字，他的父母见他如此，还以为他是在认真地做功课。当觉察到他的懒惰而生气之后，他们终于把他送到学校去寄宿；他还是一样的不用功，学校里的管束比较松懈，他觉得很快活，此后再也没有严厉的眼睛时常监视他了。因他的行为逐渐放纵，他们又害怕起来，终于又不再让他寄宿，重新把他放在自己的戒尺之下。学修辞年级功课结束的前后，他被督促得那么严密，他最后也只好用功了：他的母亲检查他的簿子，强迫他背诵功课，常常跟在他后面，简直像宪兵一样。靠着这样的监督，弗雷岱列克毕业考试时，只有两门没有及格。

哀克斯有一所著名的法学院，罗斯丹的儿子当然进入

这所学校。在这议会所在的古城中，几乎只有律师和公证师之类，集合在法院周围。让他先读法律吧，以后如何，再另作打算。所以他仍然继续中学时代的生活，尽可能地少用功，不过竭力要使父母相信自己仍在努力读书。罗斯丹太太也无可奈何地只好给他以更多的自由。现在他可随自己的意愿出门，只要在吃饭时回家就好了；夜间，除了允许他看戏的日子之外，他必须在九点钟返家。于是他便开始过着外省学生不把功夫用在课本上的那种非常单调和非常放纵的生活。

必须认识哀克斯与其长满青草的街道，以及会使全城沉睡的静寂，才能了解这里学生所过生活的空虚。用功的学生，还有方法在他们的书本上消磨他们的时间；不认真注意功课的人们，则仅有玩牌的咖啡馆和有些比玩牌还要坏的场所，作为他们消遣解闷的出路。我们所说的这位青年是最喜欢赌博的一个人；他把多数的黄昏都花在赌博上，剩下的时间则在到处胡闹。一种逃学中学生的性欲，使他进入城内所能供给的几个妓院，这里是外省的小城，并没有布满巴黎拉丁区的自由姑娘。待黄昏不够他消遣之后，他则偷窃家中的钥匙，使他可以整夜宿在外边。以这

种方式，他幸福地挨过了研读法律的几年。

此外，弗雷岱列克也明白自己应该装出是孝顺的儿子。他逐渐学得屈服于恐惧之下的孩子们的全部虚伪。他的母亲现在也宣称满意了：他领她去参加“弥撒”，保持极其严谨的姿态，并以诚实的样子，安静地对她叙述她一点也不怀疑的欺骗。他变得那么灵巧，他永远不让他的父母看出他的破绽，他时常找到托词，预先编好荒唐的故事，作为辩护的证据。他用借自堂表兄弟的金钱，偿付赌账。一次得到了一笔意外的进款，他甚至实现了他到巴黎去玩一星期的梦想，他设法让一个在杜朗斯河沿岸拥有产业的朋友，邀他去游览美丽的首都。

总之，弗雷岱列克是一个漂亮的青年，身材高大，面貌端正，长有很浓的黑须。他的淫逸特别使他在女子面前，成为可爱的人物，他的和善态度是被一般人所引证的。认识他虚假的人则不免窃笑他；可是，他既然有隐藏他一半可疑行为的本领，还不至于像有些粗鲁的学生那样，展示他的放荡，引起全城的非议。

弗雷岱列克将满二十一岁了。他不久就要结束他的学业。他的父亲还不算老，不愿意立刻把自己的事务所让给

他，而想推促他去做官。父亲托巴黎的朋友们替他的儿子弄到一个推事的任命。青年不说“不”字，他从来不以公开的方式反对他的父母；但是他的表面微笑，却藏着情愿继续想过非常适意的游荡生活的决心。他知道他的父亲是富翁，他自己又是独养子，他为什么要做稍微劳苦的事情呢？在等待的时间，他尽可以在热闹的场所抽抽雪茄烟，到邻近的名胜区域去散散步。每日仍暗地里访问淫邪的场所，同时他仍装出和顺的态度，有时遵从他母亲的命令，迎合他母亲的欢心。当淫乐过度，使他的四肢发软、胃口呆滞的时候，他就回到中学路冰冷的大公馆里，安静而愉快地休息着。空洞的房间，从天花板上降下的严肃厌烦，对他好像有着止痛般的清凉。他留在那边，直到他的健康和食欲完全恢复，重新可以再去胡闹的日子，他尽量装出让他母亲相信他是为陪她才不高兴出门的。总之，只要家人不妨碍他的作乐，他是世上最好的孩子。

娜蕙每年提着她的果子和她的鱼类到罗斯丹家里来，而且一年比一年地长大。她恰好和弗雷岱列克同年，她比后者只大三个月左右。所以罗斯丹太太每次总说：

“娜蕙，你简直长得像一个大姑娘了！”

娜蕙微笑，露出她雪白的牙齿。每次来的时候，弗雷岱列克大概都不在那里，但是，他研读法学最后一年的某一天，当他出门的时候，他看见娜蕙手里提着她的篮子，立在进门走廊上，他立刻很诧异地停了下来。他已认不出上一季节他在“布朗卡特”曾经见到的、身体瘦长而行动摇摆的女子。现在所见的娜蕙完全变了，她棕色的面庞，在暗盔似的厚密黑发下面，显得非常漂亮；她有强壮的肩膀，圆的身材，露出两腕的美丽手臂。在一年之内，她像少壮的树木似的长大了。

“是你！”他嗫嚅着说。

“是的，弗雷岱列克先生。”她回答，正面注视他，两只大眼睛里燃着暗火。“我带来海胆。……您什么时候来？应该准备鱼网吗？”

他仍然默默观察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低声说：

“你很美丽，娜蕙！……你怎么长得这样漂亮了？”

这称赞使她笑了。等他像从前两人一起玩耍那样，以游戏的态度，拿起她的两手时，她就严肃起来，她突然以“你”称呼他，她以极低的、有点带哑的声音对他说：

“不，不，不要在这里……当心！看，你的母亲！”

十五天以后，罗斯丹一家就到“布朗卡特”去。律师要等法院放假之后才动身，其实，九月在海边更有乐趣。暑热已退完，夜间有着甜美的凉爽。

伊斯塔克是马赛郊外很远的一个村庄，在封闭海湾的岩石曲拗深处。“布朗卡特”并不在这村内。它矗立在村外的一个悬崖上；从整个小海湾中，人们可以看见它黄色的正面，隐在许多大松树中间。这是一个粗笨的、开有许多不匀整窗户的、在普罗旺斯人们称之为“宫堡”的方形建筑，在屋子前面，一个宽阔的平台，一直伸向散满石子的狭小海滩。后面有一块大的园圃，硗瘠的土地，只有几棵葡萄、胡桃和橄榄树愿意长在那里。“布朗卡特”最大的不方便，最可忧虑的危险之一是：大海继续不断地摇动悬崖，来自邻近的泉水已渗透到这陶土和岩石的隙缝间；每个季节，都有很多大的石块裂开，以可怕的声音跌落到下面的海水里。别墅逐渐被侵蚀成新月形。松树已开始被消灭了。

四十年以来，米枯伦一家是“布朗卡特”的佃户。依照普罗旺斯的习惯，他们耕种土地，和他们的地主平分所收得的产物。产物是很贫乏的，假如他们不在夏天捕一些鱼来补充，他们一定会饿死。在耕作和播种的空余时间，他们到海上去撒网。一家的人口是由四人组成，首先是米枯伦老爹，一个脸皮黑而皱的凶狠老人，全家人在他面前都要发抖；其次是米枯伦妈妈，一个被烈日晒黑，被辛苦工作弄成憔悴和蠢笨的大个子女人；再其次是他们的儿子，他曾在“亚罗刚”号军舰上服务；最后是娜惹，她除了料理家务之外，还被她父亲派到一个瓦厂去工作。佃户的住宅是靠在“布朗卡特”侧面的一个陋室，很少有笑声或歌声传出。米枯伦保持着老年野蛮人的缄默，深深地沉浸在经验的反思中。两个女子以南方孩子和老婆惧怕家长的可怕尊敬，服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只有当她母亲见不到娜惹，两拳放在臀部竭力张大喉咙，向着四方疯狂呼喊“娜惹！娜惹！”时，安静才被扰乱。娜惹在一公里之外听见以后，总是忍住满腔的愤怒，脸色苍白、垂头丧气地踱着回来。

伊斯塔克的人们都称她为漂亮的娜惹，真的，漂亮的

娜慧并不幸福。她十六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米枯伦，为着一个“是”字或“否”字，巴掌就会打在她的脸上，打得那样重，以致她的鼻子都流出血来；现在她虽然已过了二十岁，她的两肩还留有她父亲打她的青痕，几个星期都无法褪去。她的父亲也不是坏人，他只是严格地行使他的“王权”，要别人服从他罢了，他的血里还有古代拉丁民族的强权，对于他的家人，保持着生杀予夺的威风。一天，当受到毒打的娜慧，胆敢举起手来自卫时，他几乎要杀了她。少女经过这些惩罚之后，总是战栗地留下。她坐在黑暗角落的地上，两眼无泪地吞下这非礼的耻辱。一种暗恨要她这样呆着数小时不说一句话，心中想着她自己无法实行的报复。这是她父亲的血在她体内起了反抗，她有着盲目的忿怒，要做强者的疯狂需要。当她看见母亲在米枯伦面前，颤抖而顺从地自愿处于弱者的地位时，她就充满轻蔑地凝视她。她时常说：“假如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丈夫，我一定会杀死他。”

娜慧还喜欢她被毒打的那些日子，因为她父亲的暴行刺激她，使她的身心发生震动。其他的日子，她过着如此狭隘、如此幽闭的生活，她简直烦闷得要死。她的父亲不

准她到伊斯塔克去，要她在家里连续不断地做工作；就是没有什么可做的时候，他也要她留在他的面前。所以她毫无耐性地等待着九月；等待主人们住到“布朗卡特”之后，米枯伦的监视就必然会放松了。娜惹替罗斯丹太太去购买东西，整年的囚禁，由此也就得到一些补偿。

一天上午，米枯伦老爹考虑到这大女孩子每天能替他赚回三十个铜子，他就解放她，命她到一个瓦厂去做工。虽然工作很粗重，娜惹也很高兴。她从早晨出门到伊斯塔克的另一边去，待在烈日底下翻晒新瓦，直到晚上回来。虽然她的两手因这种苦役的粗工感到非常疲乏，可是当她觉得她的父亲不再在她背后，她就可以与青年男子们自由地嬉笑了。就在那边，就在这非常劳苦的工作中，她发育了，她成为一个漂亮的姑娘，酷烈的太阳使她的皮肤镀上金色，使她的颈部戴上了一条宽阔的琥珀项圈；她的黑发长起来，而且逐渐浓密，仿佛以它们飘动的发丝保护着她的头顶；她的身体，在她的工作中，继续不断地俯下和往来摆动，不知不觉间获得了青年女战士的柔软和快捷的力量。当在这坚硬的铺满红陶土的地上重新立起来时，她很像一个由硬土烧塑成的古代娘子军，受到自天而降火雨